

从民间“天狗吃日”说起

■梁和生 文/图

小时候的夏天，没有空调和电扇，却从不觉得比如今燥热。那时裸地广袤，林木葱郁，河面开阔，钢筋水泥的建筑寥寥无几。每到入夜，大家纷纷搬出竹制行李床搁在屋外，篾条被岁月磨得红亮光滑，铺一层洗得发白的粗布单，伴着晚风就能酣然入睡，远处的鼾声与夜虫的鸣唱交织成夏夜独有的韵律。

傍晚时分，屋前坪场或是门前老树下，总聚着一群孩童，或是捉迷藏嬉闹，或是围坐听老辈人讲古。老农们摇着为耐用拿旧布条镶了边的大蒲扇，喝口凉茶清了嗓子，便会出些趣味谜语逗我们：“两只大白狗，守在大门口，五个大将军，抓了就走”，猜的是擤鼻涕的动作；“内圆外四方，外圆内四方，有脚不走路，无脚走千里”，藏的是幼儿坐的枷凳与铜钱。那枷凳是实木做的，边角都打磨得圆润，就怕硌着孩子娇嫩的肌肤。大家绞尽脑汁琢磨，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，即便猜不透，也总在欢声笑语里乐个不停。

除了猜谜，听故事是大家最期待的事。讲起“牛郎织女”，末了大家总带着凝重，久久回味老牛垂泪的桥段。老农抬手指向夜空，指着最亮的那颗星说是织女星，隔着银河遥遥相对的便是牵牛星。我们才知晓这两颗星的方位，也记得唯有夏季夜里，才能清晰望见这般星河遥望的景致。

聊到天上的事，老农的话匣子便收不住。说打雷是天庭摆筵席拖移桌椅的声响，还道雷声专惩恶人。有稍大些的孩子学着课堂上的常识反驳，说打雷是正负离子碰撞的自然现象，雷雨天不能在空旷处或树下逗留。老农听罢佯装嗔怪，笑骂一句“乳臭未干的小屁孩”，满场的笑声又将这小小的争论打散在晚风里。

那时的我们从没见过日食、月食，老农便讲起“天狗食日”“天狗食月”的传说：天上的天狗会偶尔衔走太阳或月亮，原本圆满的天体便缺了一角，有时甚至会把太阳或月亮整个吞下；每逢此时，人们敲盆打鼓驱吓天狗，便能让日月重归天际。我们紧张时把手攥得紧紧的，听得全神贯注，既好奇又隐隐发怵，面面相

觑间满是懵懂，这便是童年里对日食、月食最初的认知。

后来年岁渐长，从日历标注里留意到日食、月食的预报，问起饱读诗书的父亲，虽未有精准的科学解读，却也不再是“天狗”之说，只模糊说着是天地间的天象运转。再大些，从收音机、电视里的科普解说中，才渐渐明白这一天文现象的真实缘由，褪去了传说赋予的神秘面纱。

真正亲眼目睹这一奇观，是2009年7月22日。那日天气格外晴朗，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观测日全食的绝佳地带。我早早备好透明玻璃片，在正反面仔细涂匀墨汁，当作简易观测工具，想起小时候老农讲的天狗传说，倒多了份跨越年月的期待，在忐忑中静静等候。

不多时，太阳边缘缺了一小弯，我赶忙举着玻璃片凝望，强光依旧刺眼，墨汁涂得不均，换了两片都不太合适，最后叠了三块，总算能清晰看清太阳又不灼眼。看着太阳渐渐从大半圆缩成半圆、小半圆，直至最后一丝光亮消失，天空骤然暗如夜色，空气仿佛凝固，连呼吸都觉沉滞，心头满是难以言喻的震撼。约莫六分钟后，太阳从另一侧缓缓展露光芒，天地间重归明亮，那份亲历的壮阔，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。

如今已知晓，日食是月球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，遮挡阳光所致，多发生在农历初一；月食则是地球运行至太阳与月球之间，遮挡月光形成，常见于农历十五至十七。这罕见的天文景象，藏着宇宙间的科学奥秘，而当年老农口中的传说，不过是为童年添趣的温柔杜撰。

天地万象藏着无穷奥秘，天文地理构筑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，唯有尊重科学、敬畏自然、守护环境，方能更好地探寻宇宙的真谛。当年摇着蒲扇讲古的老农，用传说编织了童年的浪漫。再想起当年坪场上听故事的夜晚，才懂那些朴素说辞里，藏着一代人对天地的纯粹好奇，而科学则为这份好奇找到了真切答案。浩瀚宇宙的未知，正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从业者不断探索、开发与利用，这跨越岁月的追寻，本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征程。

黄苇鳉捕鱼



黄苇鳉是荷塘典型的小型涉禽，身披棕褐纵纹的羽毛，身形纤细，尖长的黄喙与长腿极具辨识度，依靠荷叶完美伪装。常独居于浅水荷塘，晨昏时段伏击鱼虾，捕到鱼后调整鱼头整吞入腹。拍摄者“蹲守”多时才捕捉到这来之不易的黄苇鳉捕鱼画面。

朱广斌 摄